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二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門人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二

書三十一首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

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
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凊定省孰
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
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
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
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
易於明白者而[illegible]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
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也

孟子云夫道若　豈難知哉人病不耳良
知良能愚夫愚婦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
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
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以此為學而其所謂
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
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
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
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
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

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

儀節而遂謂之能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

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　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

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

以貫之使誠在於多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辭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

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可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夫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

知行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

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

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耳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

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臯埶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尚知小慧之人星

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

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

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
惑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
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
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
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
氷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
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
下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
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

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illegible]

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
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
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
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
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
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
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
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
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

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

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視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敎視契之善敎即已之善敎也夔司其樂而不耻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

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

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盖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

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鬬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

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閒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

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適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

而消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

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陸元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

之學矣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

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

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

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

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

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

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與陸元靜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

是功利之事況于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

答倫彥式

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功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

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

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强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爲何如

與唐虞佐侍御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眞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傅說之事所擬益非其人下以作何言雖然故

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為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為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為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

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閒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斂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自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

寄鄒謙之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是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已

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工夫當益精明矣

又

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掇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慍者皆不待言而喻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

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刼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

答友人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

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徃年　駕在留都左右交譏某於　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已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

及若狡人之於子產者亦多能保其必無則教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屨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屨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屨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屨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屨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謬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孰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

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雖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者矣

答魏師說

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

外亦别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梏
即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
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
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
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已之謂耳
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
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

求的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眞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

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

與毛古庵憲副

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

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

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鬭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

與皆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際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

惑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夫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癘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黄宗賢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

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凡人言語正到
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
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
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
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
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郎
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耻近乎勇
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
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耻意氣不能陵軋得

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已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已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已良知

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已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已私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　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

又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沫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
在活水浮沫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
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
者皆無源故耳

答以乘憲副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
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
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
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

步趨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秉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觀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遏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謫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為饔暮不糴則無以為飧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

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譏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

與戚秀夫

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為問乎

寄安福諸同志

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為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與王純甫

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

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illegible]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illegible]若此其進

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

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又

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盡欲和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

反覆此語則紹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

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日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于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

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

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

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

答王天宇書

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

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模擬强之使歸於道固亦孝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

寄李道夫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江西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僂儞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到郡之始即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

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寛心平氣以薫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説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

答徐成之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

儕今日之所宜明辯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菴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菴[illegible]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illegible]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辯[illegible]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隱之[illegible]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illegible]其責則

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决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空虛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

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辨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

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輿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輿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

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反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漫為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與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非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

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
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
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
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
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
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
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

朝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論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

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
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
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
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
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
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
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
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
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

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合併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茍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茍求

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
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
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
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
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為學烏在其為學也
已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
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
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
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

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眞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

者觀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
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illegible]莫有為之一洗
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
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
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
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
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為
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為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
辨以為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强辨

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
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
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大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
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
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
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
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
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
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

予明辨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

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illegible]庵之論將有不待辯

諛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旣還却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删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喩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

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為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為吾友而吾足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

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

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類之亶而鶩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凉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贍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循時俗之炎凉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

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友待以客禮頗倨
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
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
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
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
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
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
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矣後
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

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于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倀倀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

明將進者與之講明因而自輔也後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世略知求道焉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奄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借之傳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

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
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
小覺覺於無覺夫𠀌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
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
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果如是乎夫
仁者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
巳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巳有分
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

術益發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蓺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蓺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又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瓶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汎類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法者非可

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可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已之性分有累於衣食官爵者殆將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已之性分有所缺將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微與王寅之劉君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質之恒居其等前列然

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畏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病歎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臨絕而結纓横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知從

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禀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與齒

序論之哉

寄楊遂菴閣老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頰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深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爲舟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償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

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
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
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
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
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
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舟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
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
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
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

以濟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

人以柄肴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

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
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
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
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愛國之君子
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
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悃悃而憫其所不
逮幸甚

答方叔賢

非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

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舉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

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蓍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輙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

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矜恕

與安宣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亢者然省愆内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為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輙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

職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又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

閒閒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

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剿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

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
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
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
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遑其又
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
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
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萃亮察

又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
此雖或出於妬嫉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
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
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　朝既而以
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
君討賊苟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
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
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
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

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邉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絶坉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

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沉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迸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蕭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

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舉文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豈有可乘之累孰不欲起而伐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單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絶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

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
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
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
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
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
得已姑為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
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
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百歲而不衰李
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

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强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詭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强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

聰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胷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山陰王應遴參校

王門宗旨卷之二終